



小号天鹅

曹文轩

著

张怀存

主编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曹文轩小说集
小号天鹅

曹文轩

——著

张怀存

——主编

曹文轩

《广东教育出版社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文轩小说集 / 张怀存主编; 曹文轩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548-0035-5

I. ①曹… II. ①张… ②曹…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5600号

责任编辑: 卞晓琰 戴森 丘雪莹 卢颖璇

责任技编: 涂晓东

装帧审定: 黎国泰

CAO WEN XUAN XIAO SHUO JI

曹文轩小说集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A区)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41.75印张 彩插6印张 756 000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035-5

定价: 138.00元 (全套6册)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曹文轩的小说，水一样的文字

张怀存

“风把天边的白云吹得散漫开来，不断地变幻着。湛蓝的大海在高原的天空下晃动，像块无边无际的蓝绸，厚厚的却又柔软的蓝绸。阳光从云罅里倾泻下来，辽阔的海绵上跳跃着无数的金色光点。”我常常沉浸在曹文轩的文字里激动不已，在他的水一样的文字里看人间百态，感受时光静止，感受万物和谐。读他的小说，似乎感觉大块大块的色彩从天而降，或如绵绵细雨，落在嫩绿的叶片上，使无数的枝叶一起快乐地颤动，或为暴雨，倾盆而下。在田野上，在小路和大道上，它们以交响乐的方式，震撼着万物生灵。它们飘洒，从容，无所不在。

曹文轩是个性情中人，他把激情融进文字，他说：“读

书无法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无法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厚度。”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绘本，都有一股亲昵的清新空气，朴素、自然、真切而又丰富博大。

曹文轩说他的故乡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中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湿润的空间。现如今，他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他的记忆中。他在《阅读是一种宗教》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其实，曹文轩的文字也养育着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热爱他的读者。我有记笔记的习惯，读书期间，凡是好的句子和段落我都会摘抄在笔记本上。我喜欢曹文轩的文字，从初中开始摘抄到现在已经有十六本笔记，满满地落在书架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起，我又开始用画笔描述曹文轩的文字，也有十几本了，而且每幅画上都有一段文字，都是来自曹文轩的书里。我热爱曹文轩的文字，热爱先生小说里所有关于对大自然和景物的描写。这种热爱传承到了我的女儿小贤子身上。她的书房珍藏着曹文轩所有的书。在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下午和安武林一起到清华园拜访先生。记得我们仨正在吃饭，电话响了起来，当我接听电话只听见电话那头小贤子大声地哭：“妈妈，青铜死了。为什么曹叔叔把青铜写死了？”原来她在读《青铜葵花》，那年她才九岁。我们仨也被小贤子的哭声吓到了，也被她的

问题逗乐了。其实，我第一次读《青铜葵花》的时候，也是哭得稀里哗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我喜欢读书。梦想着有一天能做一套先生的书。从约稿到拿到先生的稿子历经两年的时间。编辑卞晓琰和戴森也是曹文轩的忠实粉丝，他们热爱曹文轩的文字不会逊色于我对曹文轩的热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把曹文轩的小说定为重点项目，他们精心设计，结合曹文轩的文字选用不同名家的画作，让文学与美术在孩子的世界里碰撞出美丽的火花。插图的背面，设计成有趣的笔记本的样子，让小读者记录下自己初看曹文轩文字时的感动……试想几年后，这些孩子再看到这些自己当初写下的文字，会是怎样的心情？十几岁的孩子，这几年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应该会很大吧？这些成长中的孩子们一定会记得自己在这个年岁所拥有的纯真与美好。

曹文轩的文字带有哲思和优美，故乡、童年与梦，有着相同的质感，它们像水一样，清纯透明，滋养生命。打开这套《曹文轩小说集》，像是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你会随着他回到懵懂的童年、回到多雨的水乡，回到梦里多次去过醒来却找不到的地方……

张怀存：诗人，画家，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伦敦。

艺术感言：再小的生灵，也是大自然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心灵能与之对话，那我们就拥有了自然的秘密。

1 六十六道弯

38 灰灰的瘦马

57 一个男孩的小巷

74 草丛中的蛋

82 大宝树下的宝物

89 枫叶船

108 黑鸽

135 驴塞

144 小号天鹅

154 甜橙树

176 野风车

197 一河大鱼向东游

203 羽毛

209 后记

六十六道弯

这个山村叫枫林口。

大大小小，一群孩子里头，有三个读小学的孩子，整天玩在一起，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王树魁、金小尊、柳芽子。

这天，他们在村头玩一种叫“一睁眼就死定了”的游戏，那游戏虽然很土很土，但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

情致。三人正玩得起劲，一辆中型轿车从城里方向开过来，在村前的公路边停住了。

原先，这条公路很繁忙，但几年前却废弃了。一条更宽并且距离大大缩短了的新公路取代了它。但这条废弃了的公路，曾是一条质量很高的公路，即使现在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一点儿破损。只不过不再车来车去，但还会有一些牛车、马车、手扶拖拉机在上面开过，偶尔也会有一两辆汽车驶过。

车门打开，下来十几个城里的孩子，看上去与王树魁他们年纪差不多大小。

他们穿着一身紧身的运动衣，头戴五颜六色的安全帽，每人都有一块滑板，或抓在手上，或抱在怀里，或夹在腋下。

过了一会儿，那辆车又继续往前开去了。

不一会儿工夫，枫林口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甚至还过来了许多大人。这是枫林口的大人小孩从未见到过的情景。

有一个长得黑黑的年轻男老师，也穿一身紧身运动衣，头戴一顶安全帽。他把一块更大的滑板放在路面上，然后用右脚踩着。

在他和那群孩子的对话与呼唤声中，枫林口的孩子

们知道了这个老师姓马——马老师。

马老师大声地对那群孩子们说：“从这里向前五十多公里，到一个叫海棠峪的地方，全程始终是在下坡状态。前些天，我、刘老师，还有米老师，前后驾车沿路考察了四次，觉得这条路简直是举世无双的进行滑板练习和比赛的场地——绝佳场地。这是一条废弃了的公路，仿佛当初，并不是要把它做成一条路，就是为日后做一条滑板跑道。在上面滑起来，非常过瘾，痛快。为什么？一是，这路一直在下坡，二是，我们仔细数了一下，这五十多公里的路程，一共有六十六道弯。你们一个个去想象一下，当滑板飞行在弯道上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条路——我们从现在起，干脆直接称它为跑道好了，它的两侧，并无悬崖与峡谷，不是森林就是平缓的坡地。当然，你们一个个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得意忘形……”

马老师又说了一通滑行要领与注意事项之后说：“刚才刘老师他们开车直接去了海棠峪，他们在那儿等着你们冲击终点线，给你们掐表计算成绩。好，仔细准备一下吧。”他看了一下手表，“一刻钟以后，冲击终点线，这是我和刘老师他们约定的时间，枪声一响，看

谁第一个滑出去。”

那帮城里孩子，并没有去做什么准备，因为都已准备好了。在无数乡下孩子与大人的目光下，他们站在人群中间，仿佛是一些高贵的展品在展览，在接受观赏。城里孩子长得白，腿长，浑身上下都显得干干净净。他们的出现，仿佛满河的鸭子正游着，忽然游来一群没有一丝杂色的白鸭子。他们就是那群白鸭子，与周围这个世界分得清清楚楚的一群白鸭子。他们聚拢在一起，显然，他们都清楚自己是谁。他们目光明亮，微微仰头，目光向上看，透着自信、自得，还有一丝淡漠。

“各就各位！”马老师叫了一声。

城里的孩子，以非常迅捷的速度“一”字排开，一脚站在地上，一脚放在滑板上，抬起头，身体前倾。

一片寂静，只有风从树梢走过时的“沙沙”声和不远处的小溪流淌的水流声。

突然，一声枪响。

还未等枫林口的大人孩子反应过来，那些城里孩子就蹬着滑板迅疾地滑了出去。这里的坡度较大，那些小小的滑行者，身上的衣服被气流吹得颤颤抖抖，全都展开双臂以保持平衡，那样子，让几乎所有枫林口的孩子们都想到了在天空滑翔的鹰：双翅展开，羽毛在气流中

不住地颤动。前面就是一个弯道，当他们一个个侧身拐弯时，更像是滑翔的鹰。

已是深秋，满眼红透的枫叶。

当滑行者驶过那个弧度很大的弯道时，恰赶上一阵较大的秋风，就见枫叶从高处纷纷向弯道上空坠落，一时间，那些鹰们似在枫叶的红雨中飞行了。

这情景只停留了片刻，就消失了——他们滑过弯道后被林子挡住了。

能看到的，只是开始稀落的枫叶。

王树魁、金小尊、柳芽子一直在最高处的一棵巨大的枫树下看着，眼睛里满是神往和痴迷。滑行者们明明已经消失，他们却依然凝神远眺，仿佛那些鹰们一直在他们的视野里悠然滑翔。

那一刻，永远地烙在了他们的灵魂里。

不知何时，大人和小孩都已散去，只有秋风走过林子和田野的声音，在安静地响着。

他们三人再也无心去玩还没有玩完的游戏。那游戏简直无聊透顶。

他们，几乎是在同时，身子顺着那棵枫树的树干滑溜下去，双腿伸直，上身靠着树干，软绵绵地坐在树下。

远处，苍蓝的天空下，有两只鹰相隔遥远，寂寞地在云下翱翔。

他们在这棵枫树下一直坐到天黑，分手时，各自伸出右手，叠在一起，发誓：我们一定要买一块滑板！

他们不再玩耍，而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攒钱上。他们不仅要买一块滑板，还要买一块稍微像样一点儿的滑板——像城里那些孩子玩的滑板。

星期天，他们一起去山上捡榛子，早晨上山，中午都不回家吃饭，随便捡些野果充饥，天黑了才回家。

没过几天，他们就捡了一百多斤榛子，然后一起去集市，将它卖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笔钱，虽然距离购买滑板的钱数还很遥远，但他们有了希望。他们相信，他们是可以攒足这笔钱的。

这天傍晚，他们各自背着装满榛子的口袋下山时，柳芽子因天色暗淡，脚踩空摔倒了，骨碌碌从山坡上滚了下去。他的口袋被荆棘撕破，榛子撒了一路，胳膊被一块石头锋利的一角划破了，血流了一胳膊，痛得满额头冷汗，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王树魁、金小尊急忙赶过来。

王树魁撕掉自己一只袖子，赶紧将柳芽子的伤口包扎起来。

柳芽子还在哭。

金小尊说：“等买了滑板，先给你玩。”

柳芽子哭着点点头。

天已黑下来，三个人手拉手，摸索着下了山。一路上，他们都在胡吼乱叫地唱着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歌。这些歌在王树魁、金小尊、柳芽子看来，很古怪，但却十分有趣——

大麦秸，小麦秸，

那里住个花姐姐。

十几咧？

十五咧，再过两年该嫁咧。

妈呀妈呀陪我啥？

大铜盆，小铜盆，

陪我姑娘出了门。

爹呀爹呀陪我啥？

叫木匠打柜箱，

叫裁缝做衣裳。

哥呀哥呀陪我啥？

金镯子，翠坠子，
尽心尽力陪妹子。
嫂呀嫂呀陪我啥？
破盆子，烂罐子，
打发丫头嫁汉子，
前门顶，后门拴，
永不让死丫头进我家……

他们唱得十分快活。

他们说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迷恋上他们甚至连碰都没有碰过的滑板。

走到那条公路上时，他们停了下来，往下面的路看了看。那时月亮初上，清澈的月光洒在柏油路面上，那路像一条正向下淌流着的弯弯的河。

他们要乘滑板去远行……

他们决定打鱼。

村后有条长长的溪，或窄或宽，水流或急或缓，不知从哪里流来，也不知流到哪里去。

拿了网，拿了鱼篓，三个人来到溪边。小鱼网网有，但大鱼却总打不到一条。小鱼不值钱，只有打到大

鱼，才能卖个大价钱。

大鱼在哪里呢？

三对眼睛盯着溪水看，水有深有浅，浅的地方，那鱼清清楚楚，连透明的尾巴都清清楚楚，但都是一些小鱼。深的地方才可能有大一点儿的鱼，但深的地方看不清楚。

只有撒网，让网告诉他们。

不撒浅水，专门撒深水。

一网又一网。

网在空中张开时，经阳光一照，银色的，很好看。

三个人很喜欢看，但，三个人更喜欢看的是大鱼。

十网二十网，也没能打到一条大鱼。

三个人不服气，样子很凶，还在嘴里骂骂咧咧。一网一网地撒，渐渐地，离村子越来越远了。

临近中午时，奇迹终于发生！

网还没有被拉出水面，就看见水中翻腾起熊熊的浪花，网绳紧绷绷的，不住地颤抖。他们一起拉着网，分明觉得，那网中有一颗力大无比的生命被网住了，正在竭力挣扎。

三个人兴奋得简直想咬自己一口。

鱼在网中拼命挣扎，网里仿佛有一只大车轱辘在滚